

朱自清著

標準與尺度

文光書局印行

朱自清著

標準與尺度

文志書局印行

# 標 準 與 尺 度

版 權 所 有 ★ 不 准 翻 印

定價國幣陸圓正

著 者 朱 自 清

發 行 人 陸 夢 生

發 行 所 文 光 書 局

總店：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 
分店：重慶中山一路二一八號

分 發 行 所 聯 營 書 店

漢 口 重 慶 成 都

利 羣 書 報 聯 合 發 行 所  
上 海 河 南 路 三 二 八 號

民 國 三 十 八 年 一 月 再 版 (滬)

## 自序

這裏收集的是去年復員以來寫的一些文章，第一篇「動亂時代」，第二篇「中國學術界的大損失」和末一篇「日常生活的詩」是在成都寫的，別的十九篇都是回到北平之後寫的。其中從「什麼是文學？」到「誦讀教學與文學的國語」七篇，原是北平新生報的「語言與文學」副刊上的「週話」，沒有題目，題目在編這本書的時候才加上去。這「語言與文學」副刊，每週一出，是清華大學中國文學會主編的，我原定每期寫一段兒關於文學和語言的雜話，叫做「週話」。寫了四回，就覺得忙不過來，於是休息一週；等到第二次該休息的時候，索性請了長假，不寫了。該是八篇，第一篇實際上是發刊詞，沒有收在這裏。本書收的文章很雜，評論，雜記，書評，書序都有，大部分也許可以算是雜文罷，其中談文學與語言的佔多數。

抗戰期中也寫過這種短文，起先討論語文的意義，想寫成一部「語文影」，後來討論生活的片段，又想寫成一部「人生一角」，但是都只寫了三五篇就擱了筆。葉聖陶先生曾經寫信給我，說這些文章青年人不容易看懂。聞一多先生也和我說過那些討論生活片段的文章，作法有些像詩。我那時寫這種短文，的確很用心在節省字句上。復員以來，事情忙了，心情也變了，我得多寫些，寫得快些，隨便些，容易懂些。特別是那幾篇「週話」，差不多都是在百忙裏逼着趕出來的。還有「論誦讀」那篇，寫好了寄給沈從文先生，隔了幾天他寫信來說稿子好像未完，讓我去看看。我去看，發見缺了末半葉。沈先生當天就要發稿，讓我在他書房裏補寫那半葉，說寫完了就在他家吃午飯。這更是逼着趕了。等我寫完，卻在沈先生的窗臺上發見那缺了的末半葉！沈先生笑着抱歉說，「真折磨了你！」但是補稿居然比原稿詳明些，我就用了補稿。可見逼着趕雖然折磨人，也能訓練人。經過這一年來的訓練，我的筆也許放開了些。不久以前一位青年向我說，他覺得

我的文章還是簡省字句，不過不難懂。訓練大概是有些效驗的。

這本書取名「標準與尺度」，因為書裏有一篇「文學的標準與尺度」，而別的文章，不管論文，論事，論人，論書，也都關涉着標準與尺度。但是這裏只是討論一些舊的標準和新的尺度而已，決非自命在立標準，定尺度。說起「文學的標準與尺度」這篇文，那「標準與尺度」的意念是從叫做「種種標準」(Standards) 一本小書來的。我偶然從一位同事的書桌上抓了這本書來讀，這是美國

勃朗耐爾(W. C. Brownell)作的，一九二五年出版。書裏分別的用着「尺度」(Criteria) 和「標準」兩個詞，啓發了我，並且給了我自己的這本小書的名字。這也算是「無巧不成書」了。

謝謝原來登載這些短文的刊物，我將這些刊物的名字分別的記在每篇篇尾。謝謝文光書店的陸夢生先生，他肯在這紙荒工貴的時候印出這本書！

朱自清，三十六年十二月，北平清華大學。

## 目錄

動亂時代·····	一
中國學術界的大損失·····	六
回來雜記·····	一二
文學的標準與尺度·····	二〇
論嚴肅·····	三二
論通俗化·····	三八
論標語口號·····	四三
論氣節·····	四九
論吃飯·····	五七
什麼是文學？·····	六五

什麼是文學的「生路」？	七〇
低級趣味	七五
語文學常談	七八
魯迅先生的中國語文觀	八二
誦讀教學	八七
誦讀教學與「文學的國語」	九一
論誦讀	九七
論國語教育	一〇六
古文學的欣賞	一一三
現代人眼中的古代（書評）	一二一
什麼是中國文學史的主潮（書序）	一三〇
日常生活的詩（書序）	一三五



## 動亂時代

這是一個動亂時代。一切都在搖盪不定之中，一切都在隨時變化之中。人們很難計算他們的將來，即使是最短的將來。這使一般人苦悶；這種苦悶或深或淺的籠罩着全中國，也或厚或薄的瀰漫着全世界。在這一回世界大戰結束的前兩年，就有人指出一般人所表示的幻滅感。這種幻滅感到了大戰結束後這一年，更顯著了；在我們中國尤其如此。

中國經過八年艱苦的抗戰，一般人都掙扎的生活着。勝利到來的當時，我們喘一口氣，情不自禁的在心頭描畫着三五年後可能實現的一個小康時代。我們也明白太平時代還遙遠，所以先只希望一個小康時代。但是勝利的歡呼閃電似的過去了，接着是一陣陣悶雷響着。這個變化太快了，幻滅得太快了，一般人失望之餘，不由得感到眼前的動亂的局勢好像比抗戰期中還要動亂些。再說這動亂是世

界性的，像我們中國這樣一個國家，大概沒有足夠的力量來控制這動亂，我們不能計算，甚至也難以估計，這動亂將到何時安定，何時纔會出現一個小康時代。因此一般人更深沉的幻滅了。

中國向來有一治一亂相循環的歷史哲學。機械的循環論，現代大概很少人相信了，然而廣義的看來，相對的看來，治亂的起伏似乎可以說是史實，所謂廣義的，是說不限於政治，如經濟恐慌，也正是一種動亂的局勢。所謂相對的，是說有大治大亂，有小治小亂；各個國家，各個社會的情形不同，卻都有它們的治亂的起伏。這裏說治亂的起伏，表示人類是在走着曲折的路；雖然走着曲折的路，但是總在向着目標走上前去。我相信人類有目標，因此也有進步。每一回治亂的起伏，清算起來，這裏那裏多多少少總有些進展的。

但是人們一般都望治而不好亂。動亂時代望小康時代，小康時代望太平時代——真正的「太」平時代，其實只是一種理想。人類向着這個理想曲折的走着，

其實只是一種理想。人類向着這個理想曲折的走着；所以曲折，便因為現實與理想的衝突。現實與理想都是人類的創造，在創造的過程中，不免試驗與錯誤，也就不免衝突。現實與現實衝突，現實與理想衝突，理想與理想衝突，樣樣有。從一方面看，人生充滿了矛盾；從另一方面看，矛盾中卻也有一致的地方。人類在種種衝突中進展。

動亂時代中衝突更多，人們感覺不安，徬徨，失望，於是乎幻滅。幻滅雖然幻滅，可還得活下去。雖然活下去，可是厭倦着，詛咒着。於是搖頭，皺眉毛，「沒辦法！沒辦法！」的說着，一天天混過去。可是，這如果是一個常態的中年人，他還有相當的精力，他不會甘心老是這樣混過去；他要活得有意思些。他於是頹廢——烟，賭，酒，女人，盡情的享樂自己。一面獻身於投機事業，不顧一切原則，只要於自己有利就幹。反正一切原則都在動搖，誰還怕誰？只要抓住現在，抓住自己，管什麼社會國家！古語道：「我躬不閱，遑恤我後！」可以用來

形容這些人。

有些人也在幻滅之餘活下去，可是憎惡着，憤怒着。他們不怕幻滅，卻在幻滅的遺跡上建立起一個新的理想。他們要改造這個國家，要改造這個世界。這些人大概是青年多，青年人精力足，顧慮少，他們討厭傳統，討厭原則；而現在這些傳統這些原則既在動搖之中，他們簡直想一脚踢開去。他們要創造新傳統，新原則，新中國，新世界。他們也是不顧一切，卻不是只爲自己。他們自然也免不了試驗與錯誤。試驗與錯誤的結果，將延續動亂的局勢？還是將結束動亂局勢？這就要看社會上矯正的力量和安定的力量，也就是說看他們到底抓得住現實還是抓不住。

還有些人也在幻滅之餘活下去，可是對現實認識着，適應着。他們漸漸能夠認識這個動亂時代，并接受這個動亂時代。他們大概是些中年人。他們的精力和膽量只夠守住自己的崗位，進行自己的工作。這些人不甘頹廢，可也不能担負改

造的任務，只是大時代一些小人物。但是他們謹慎的調整着種種傳統和原則，忠誠的保持着那些。那些傳統和原則，雖然有些人要踢開去，然而其中主要的部份自有它們存在的理由。因為社會是聯貫的，歷史是聯貫的。一個新社會不能憑空從天上掉下，它得從歷來的土壤裏長出。社會的安定力固然在基層的衣食住，在中國尤其是農民的衣食住；可是這些小人物對於社會上層機構的安定，也多少有點貢獻。他們也許抵不住時代潮流的衝擊而終於失掉自己的崗位甚至生命，但是他們所抱持的一些東西還是會存在的。

以上三類人，只是就筆者自己常見到的并且相當知道的說，自然不能包羅一切。但這三類人似乎都是這動亂時代的主要分子。筆者希望由於描寫這三類人可以多少說明了這時代的局勢。他們或多或少的認識了現實，也或多或少的抓住了現實；那後兩類人一方面又都有着或近或遠或小或大的理想。有用的是這兩類人。那頹廢者只是消耗，只是浪費，對於自己，對於社會都如此。那投機者擾害

了社會的秩序，而終於也歸到消耗和浪費一路上。到處搖頭苦臉說着「沒辦法！」的人不過無益，這些人簡直是有害了。改造者自然是時代的領導人，但希望他們不至於操之過切，欲速不達。調整者原來可以與改造者相輔爲用，但希望他們不至於保守太過，抱殘守闕。這樣維持着活的平衡，我們可以希望比較快的走入一個小康時代。

（南京中央日報，三十五年）

## 中國學術的大損失

——悼聞一多先生——

（一）

聞一多先生在昆明慘遭暗殺，激起全國的悲憤。這是民主運動的大損失，又是中國學術的大損失。關於後一方面，作者知道的比較多，現在且說個大概，來

追悼這一位多年敬佩的老朋友。

大家都知道聞先生是一位詩人。他的紅燭，尤其他的死水，讀過的人很多。這些集子的特色之一，是那些愛國詩。在抗戰以前他也許是唯一的愛國新詩人。這裏可以看出他對文學的態度。新文學運動以來，許多作者都認識了文學的政治性和社會性而有所表現，可是聞先生認識得特別親切，表現得特別強調。他在過去的詩人中最敬愛杜甫，就因為杜詩政治性和社會性最濃厚。後來他更進一步，注意原始人的歌舞；這是集團的藝術，也是與生活打成一片的藝術。他要的是熱情，是力量，是火一樣的生命。

但是他並不忽略語言的技巧，大家都記得他是提倡詩的新格律的人。也是創造詩的新格律的人。他創造自己的詩的語言，並且創造自己的散文的語言。詩大家都知道，不必細說；散文如唐詩雜論，可惜只有五篇，那經濟的字句，那完密而短小篇幅，簡直是詩。我聽他近來的演說，有兩三回也是這麼精悍，字字句句

好似稱量而出，却又那麼自然流暢。他因此也特別能夠體會古代語言的曲折處。當然，以上這些都得靠學力，但是更得靠才氣，也就是想像。單就讀古書而論，固然得先通文字聲韻之學；可是還不夠，要沒有活潑的想像力，就只能做出點滴的餽釘的工作，決不能融會貫通的。這裏需要細心，更需要大膽。聞先生能夠體會到古代語言的表現方式，他的校勘古書，有些地方膽大得嚇人，但却是細心吟味所得；平心靜氣讀下去，不由人不信。校書本有死校活校之分；他自然是活校，而因為知識和技術的一般進步，他的成就駸駸乎駕活校的高郵王氏父子而上之。

他研究中國古代，可是他要使局部化了石的古代復活在現代的人心目中。因為這古代與現代究竟屬於一個社會，一個國家，而歷史是聯貫的。我們要客觀的認識古代；可是，是「我們」在客觀的認識古代，現代的我們要能夠在心目中想像古代的生活，要能夠在心目中分享古代的生活，才能認識那活的古代，也許才



是那真的古代——這也才是客觀的認識古代。聞先生研究伏羲的故事或神話，是將這神話跟人們的生活打成一片；神話不是空想，不是娛樂，而是人民的生命欲和生活力的表現。這是死活存亡的消息，是人與自然鬥爭的紀錄，非同小可。他研究楚辭的神話，也是一樣的態度。他看屈原，也將他放在整個時代整個社會裏看。他承認屈原是偉大的天才；但天才是活人，不是偶像，只有這麼看，屈原的真面目也許才能再現在我們心中。他研究周易裏的故事，也是先有一整個社會的影像在心裏。研究詩經也如此，他看出那些情詩裏不少歌詠性生活的句子；他常說笑話，說他研究詩經，越來越「形而下」了——其實這正表現着生命的力量。

他是有幽默感的人；他的認識古代，有時也靠着這種幽默感。看「匡齋尺牘」裏「狼跋」一篇，便知道他能夠體會到別人從不曾體會到的古人的幽默感。而所謂「匡齋」本於匡衡說詩解人願那句話，正是幽默的意思。他的「死水」裏「